

“人民公社好”文艺小丛书

喜讯

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江金朝	阿 乔 (2)
辯子	曾毓秋 (11)
生活的一課	阿 乔 (13)
喜訊	熊韜江 (19)
一把琵琶的故事	少 金、志 成、崇 鵬 (27)
“定时自鳴鐘”	阿 漣 (30)
秧田的风波	進 度 (33)
赶在风雨前面	左 炯、江南岸 (38)
阿姜伯上陣	洪茶宜 (42)
秋紅老婆婆	王礼燕 (46)
搶收	海 濱 (50)
发工資的晚上	苏駿声 (52)
姑嫂劝說	叶春樹 (54)
暴风雨之前	陈章武 (56)
夫妻打賭	黃王华 (58)
小桂	陈兆銘 (61)

江 金 朝

阿 乔

我們到农村不是要交知心朋友嗎？喏，我已經交上一个了，他的名字叫江金朝。江金朝这名字只有在选举和記工分的时候才用的，平常，人們都叫他“小算盘”。我們是在麦地里認識的，亲密的友誼也是从劳动中建立起来的。

那是开春以后第一个晴天，藍天上飄着朵朵淡云，空气非常清新。早飯后，我們便向綠綠的麦地走去。

一到地里，社員們就分散干起活来。我呢，是第一次干麦地培土的活，既不知道这有什么作用，也不知道怎样干。我拄着鋤头正在发呆，有位青年农民走过来，笑迷迷地說：“喏，干这活很简单，把畦壁上的草除了，把畦沟里的泥鋤上来，放在畦上两行麦子的中間，使麦子不会倒伏，长得又粗又高。”說着，就示范給我看。我一边看着，一边学着。这时，忽然背后傳來一声：“学呈，你这算是在教人培土嗎？”

那青年一听，就生气了，臉上的笑容一下子收斂起来，换上一副厭惡的表情，說：“怎么样，这不算培土算什么？”

我回头一看，发现起先說話那人是个手粗脚壯的中年汉子。臉很熟，但叫不出名字。他听了学呈的話，停下鋤，紧蹙眉头，兜起两只眼睛說：“你这是在糟踏麦子。”他說話的声音虽然干澀，但却十分有力，象是在判決什么似的。

“什么！”那青年激动地叫起来了，“我在糟踏麦子，我在破坏生产，我是反革命？”

那汉子白了他一眼，说：“你就是破坏生产！”

学呈气得把锄头往地上狠狠一掬，说：“你这个‘帽子店老板’，你的小算盘是怎么打的！”

那汉子没有再说什么，好象一切都已与他没有关系了一样，连头也没抬一下，只管自己“擦擦擦”地干着活儿。

学呈却还是气得一个劲地骂着“小算盘”、“帽子店老板”，那汉子也没理睬。骂了一阵，旁人劝了几句，学呈也就闷着头干活去了。

我弄不清他们吵些什么，只觉得那汉子的脾气不好，使人很难亲近。生产小组长看那两人都离我较远了，就轻声地对我说：

“‘小算盘’的脾气越来越坏了，动不动就扣人家的帽子，弄得大家很不愉快，影响了团结。”

我问：“他是什么成份？”

“贫农，”组长叹了一口气说，“‘小算盘’的脾气原来倒是十分随和的，自从去年成立了人民公社以后，就渐渐地变了。”

“他认为人民公社不好吗？”

“那里，他家里四个孩子，念书的念书，上托儿所的上托儿所，再说人民公社不好，还有良心！要没有人民公社，这没有母亲的四个孩子，看他怎么带！”

“那他为什么脾气会变坏了呢？”

组长摇摇头。

我想了一下，就转变了话题，问：“他们今天到底吵的什

么？”

組長笑了一笑，說：“‘小算盤’是說學呈教你的鋤法不好，其實呢，我們大家還不都是這樣鋤的。這培土么，還會有什麼花樣！”

我又追問了一句：“那麼，按他的意思，應該怎樣鋤呢？”

組長可真的笑了：“‘小算盤’還不是同我們做的一樣，不過，他在鋤畦壁時，喜歡鋤去野草，留下麥苗。其實，畦壁上有幾株麥苗！”

听了這話，我仔細一看，這才發現畦壁上杂草中果然混雜有一些麥苗。這可能是播種時不小心掉下的麥種長起來的。仔細看時，東一株西一株的，還不少呢！

想了一想，我又問：“培土完了，麥田里還干什么活？”

“就等收割了！”

“那——”我說，“如果把畦壁上的麥苗留下，那就留一株算一株了羅！”

組長點了一下頭，說：“嚶，這倒也是。不過，我們都是這樣做的。”

組長低下頭，加把勁，“擦擦擦”地朝前鋤去了。我抬頭看時，只見“小算盤”停鋤站在那兒，似乎在听我們談話。大概學呈也看到他停鋤立在那里了，就“哼”了一聲，說：“做活磨洋工！”“小算盤”也沒說什麼，又低下頭去干起來了。

鋤着鋤着，我猶豫起來了，每鋤去一根麥苗，就感到一陣負疚，而“小算盤”那干澀有力的聲音便在我耳畔回響起來：“糟蹋糧食”、“破壞生產”。我再注意看看學呈和組長鋤過的地，發現他們的畦壁上現在也保留下幾株麥苗了。於是，我再鋤時，也注

意不伤麦苗。

理論上通了，可做起来却是困难。麦苗是同杂草混生在一起的，除草时很容易损伤麦苗；把麦苗周围的杂草也一并留下呢，又大大影响了培土的质量。把畦沟里的土送上畦壁时，也增添了麻烦，有时，要把锄提得高高的，越过畦壁的麦苗顶上，才能送上畦去。这样，不但累，而且费时。如此干了十来分钟，我两只手累酸了，而且还远远地落在人家的后面了。我一时不禁想：

“这么干，真是出力不讨好呀！为了几株麦苗，自己累坏了，还可能惹别人说：你为什么这样慢，是在磨洋工吗？”

可是“小算盘”却是干得很快的，他已经培完一畦土了。他看了一下我锄的麦畦，和我犹豫的神情，便走过来说：“用锄头先把麦苗往前一推，再锄下去，就能把周围的杂草锄掉了；上土时锄头也不必提得太高。”他双手轻松地一甩，就把土送上畦面去了。“锄头碰到麦梢、麦梗，是没有关系的。”

我看他锄的速度也不比人家慢，真是又快又好，就羡慕地说：“你干得真好呀！”

“那里。”他笑了。

晚上，我们房间里总是很热闹的，年青人喜欢到这儿来谈笑、唱歌。中年以上的农民也喜欢到这儿来闲聊。金朝却是从没有来过，他要在家中当“母亲”。我很想找他再聊聊有关培土的事情，就在客人们的欢笑声中，悄悄地溜了出去。

走到房门口，我随便向左边一瞥，只见灯光的暗影中弯腰坐着的那个中年农民，似乎就是金朝。我踩着门槛停了下来，定睛辨认着。他也抬起头来，放下短烟筒，用两只闪闪发光的眼睛盯着我，似乎在询问什么。他正是金朝。

我微微一笑說：“你也來了。”

“噯。……”他似乎還想說什麼，但沒說出來。

“你孩子都睡了？”

“還在吵呢！”他說。

“那你得快回去當媽媽了，不然，小孩會打破頭的。”

我們的話雖然講得很輕聲，但也有一部分人聽到了。有人便尖刻地開起他的玩笑來：“‘小算盤’，要是頭打破了，去了醫藥費，自己誤了工，還少拿工分，這算盤打不來呀！”他沒有應聲，更沒有同人吵架，只是干咳了一聲，吸了幾口煙，就站起身來走了。我跟着他走去。

出了大門，他忽然問：“任同志去那里？”

我笑着說：“想去你家里玩玩，歡迎嗎？”

他愉快地笑了，連聲說：“歡迎，歡迎。”

走到他家的門口，就聽見里面一片吵鬧聲和哭聲。進去一看，他那三歲的女孩在哭着要爸爸，他大女兒鳳妹在哄她：“爸爸今天會買糖來給你吃，別哭！”那五歲和六歲的兩個男孩，在地上做遊戲，小的那個當馬，大的當“騎兵”騎着。一見我們進去，大家就圍過來吵着要糖吃。金朝抱過小女孩，哄着她，一邊從口袋里摸出幾顆糖來，分給一人一粒，一邊招呼我坐下。

我說：“當這四個孩子的‘媽媽’，可不容易哪！”

他點點頭，拍拍孩子，說：“麻煩是麻煩，不過，有了公社，吃穿不愁，白天小的上托兒所，最大的麻煩已經解決了！”

“對，”我說，“大家積極勞動，公社愈辦愈好，生活還要不斷改善，象蘇聯人民一樣地幸福呢！”

“是嘍！”停了一停，他嘆了一口氣，終於說了：“可是現

在却还有些社員不知道爱惜公社的財產呢！把那畦壁上的麦子任意糟踏！任同志，那畦壁上的麦苗要是不鋤掉，过了一个多月，收割了，就都是碗中的面了！唉，一亩田能多收半斤麦子呢！”

一个思想忽然在我头脑中闪过，我微微有点紧张地問：“我們生产队今年种多少麦子？”

“六百多亩。”

“如果一亩增收半斤，六百多亩能增收多少？”

他不加思索地回答：“三百来斤。”

“我們大队一共种多少亩麦地？”

“四千多亩。”

“公社呢？”

“啊呀，这一算还了得！全县呢？全省全国呢？”他惊呼起来，差一点惊醒了孩子。他站起来，抱着孩子，在室内激动地走来走去。

“是呀，算一算罢，向大家算一算，向学呈算一算，算清楚了，我看，大家会采纳你的意見的。”

“噯，要是他思想再不通，那就簡直是——”

我笑了，說：“反革命嗎？”

“不不不！”他也笑了，“唉，这么多的粮食在我們鋤头下輕輕地鋤掉了，而以前，要想吃一口面，也是多么困难啊！”

接着，他讲起了一段往事：

他六岁的时候，一天，給他爸爸送飯到田里去。他爸爸指着畦壁上的麦子說：“麦子收割了，恐怕得全部交給地主还債，这畦壁上的麦子，我一定要留下来，給你做碗面吃。”此后，小金朝每次送飯到田里，或是到山上采野菜，都要弯到自己租种的麦

地里来看一看属于他自己的畦壁上的麦子。如此天天盼、日日等，终于等得麦子黄了，收割了。那天啊，小金朝拿了一把剪刀，小心翼翼地，一株一株地剪下了畦壁上的麦子，一粒一粒地从麦穗上剥下麦子，装在一只大碗里，正好半碗。可是，就是这半碗麦子他也没有到口，地主到他家来催租逼债索粮时，不顾他父亲的苦苦哀求，和小金朝的反抗，把这半碗麦子也倒了去。那地主还凶起三角眼，说道：“你也要吃面？哈哈！你的生辰八字还得改一下呢！”

长大以后，开始学种田了。年轻时，因为记得地主狠心抢走他半碗麦子那回事，就咬咬牙，把畦壁上的麦苗都锄得光光的；等到近三十岁了，火气消了一些，心里想：大批粮食都送到人家的仓库里去了，为什么还为了这一点点麦子生这么大的气呢？即使以后也被地主拿去了，也可以少欠他几斤粮食。于是，从那时开始，他就注意尽量把每株麦苗都保留下来了。

他放下了熟睡在他手弯里的孩子，又在我对面坐了下来，从身后摸出短竹烟筒，装上烟，在打火石上燃着了纸捻，用力地吸起烟来。

在劳动时，我似乎没有看到他吸过烟，就问道：“你也吸烟吗？”

他笑了笑，说：“在田里，我是不吸烟的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因为我喜欢扣人家的帽子。”他爽快地说：“一次，我刚打着了火，有人就说：‘小算盘’，你有嘴批评别人磨洋工，却没嘴批评自己吸烟偷懒！我听了这话，马上敲去了才吸了一口的烟；而且从此不再带烟下田了。当然，一个老烟鬼半天不吸

烟，头几天却也难受；不过，咬咬牙，过几天也就好了。现在我已难得吸烟了，省下钱，给孩子们做件衣服买颗糖吃，还能改善生活呢！”

说着我们都笑了。我真想不到：白天说话这么刺人的人，还会讲出这么风趣的话来。

他好象从我的眼睛里看到我的思想了，便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我这个人哪，说起来，脾气还是很好的，反正我不想沾人家的便宜，自己也没有什么便宜可以给人家沾，那还有什么好吵的呢？言语上对我有些不客气，那又算得了什么！要争气，也不在乎一句话、两句话，而是要把面碗端到地主的门口去，吃给他看。所以，以往我是从来不同人家争吵的。可是最近有人说我脾气变了，变得爱扣人家的帽子了，说话喜欢刺人了。于是，有些人对我就不亲近了，也常常讽刺我，扣我的帽子了。我为什么要讨这份没趣得罪人呢？因为我不惯那些管家不管社的自私自利的人。只要我的话刺过去，对生产还有一点点好处，人家就是再骂得我厉害一些，我也无所谓。唉，任同志，你知道我们的苦处，我们没有文化，除了用这些土办法，为公社多出一点力以外，其它我们还能干些什么呢！”

我心里也说不出是难过还是感动，只是同情地说：“不扣帽子，给大家算算账，是否更好呢？既为社办了事，又不讨人家的怨！”

“算了，”他说，“譬如刚组织公社办起了食堂，十个人一桌吃饭，有人要抢好的吃，十块肉他一人吃了四块，二十块笋，他一人抢吃八块。于是我替他算了一笔账：十人同桌，十块肉，每人只得一块；二十块笋，每人只得两块，吃了份内的再吃别人

的，就不好了。这賬沒算錯罢，可人家根本沒加理睬。当时，不知是誰說了一句：金朝真会打小算盘，从此，大家反而叫起我‘小算盘’来了。”

我靜靜地听完了他的叙述，这才說：“却不管这些小事，先給人家算算大賬，譬如今天培土……”

“噯，这話也是！”他沉思着說。

当天晚上，我就把情况向大队干部作了彙报。第二天晚上，大队召开了生产小組长以上的干部會議，表揚了“小算盘”爱社如家的思想，并且請他算了留下畦壁上的麦苗有什么好处的大賬。

半个月后的一个晚上，大队长回来傳達了县五級干部扩大會議的精神，生产队开会辯論适当密植問題。会上，有人这样提議說：“‘小算盘’，你来算一算看，究竟稻子适当密植好不好？”

金朝拍拍怀中酣睡着的小女孩，嘴里咬个短烟筒，臉上泛起了一朵花，胸有成竹地說：“密植的好处麼，請你們先回想一下去年村东那两丘田，一丘是 6×6 的，一丘是 4×6 的，……”

那天晚上我坐在他的近旁，心里真为他的愉快而感到欣慰，并暗暗地預祝他：让他那对公社的一片忠心，能为集体作出更多的貢獻！

1959年4月

辮子

曹毓秋

秀蓮这姑娘，在田头村生产是好手，劳动态度也好。可是，劳动一完，总是打扮得很好看，衣服又鮮明，又整齐，不沾半点儿泥土。就說她那两条黑浸浸的辮子吧，留了三年了，有时候，垂在胸前，有时候又把它拂在背后，有时还学城里姑娘們的样子，在辮梢上結上两朵火紅的綢帶。在田里跑起来，綢帶就象两个大紅的蝴蝶，一飞一飞的。

自从調到公社鉄炉上，辮子可給她惹下麻煩了。她們几姐妹，心里热得象一盆火似的要学技术。調来教她們的老师傅，个性强，对自己对別人要求非常严格。秀蓮对他格外小心在意。她第一次上工，老师傅就叫她拉風箱。秀蓮是什么都不肯落后人的，搶上去就拉起来，可是一前一后，总是不对头。老师傅回头說了句：“要走两步半。”她赶紧换了足步，然而那两条死辮子哇！老是落下来，擦的脖子痒痒的，有时候，还把手纏住了，心一慌，脚步就更乱。不是走了三步，就是只走两步。风箱怪难听地喘起气来。她头一回沉不住气了，汗珠一直流下来。老师傅在旁边說了句：“学不会就放下。”秀蓮向来是人家夸她心灵手巧，这回只好放手，臉紅得象块大紅布。

老师傅在操作时，一喊要什么，你就得馬上給他什么，不然臉色就突然严肃起来。秀蓮当他助手，一听呼喚，霍地跳起身来，辮子一甩，差点儿就甩进炉口里去了，一閃身，又差点在鉄鍛上拌一跤。她气得嘟着嘴，情緒很低。这一班下来，滿头是

汗。她剛剛分開辮子，想用熱水洗一洗，託風吹一吹，該多痛快！剛把辮梢松了，蓬蓬松松地一大把；馬上接到通知，要去開團支部會。有什麼法子，只好稍微攏一攏就去了。主持會議的團支部書記，看到她的愁容，順便在報告中提了句：“團員到了鉄爐上，應當打起精神學技術。”雖然沒有提名道姓，但是响鼓不用重槌，秀蓮自然心中有數，咬着嘴唇低下頭：“這死辮子，死辮子！”

半夜裏，要上第二班，象往常在農村一樣，秀蓮忽地一下跳起來，摸着梳子，忙忙亂亂的又要梳頭髮，還要一股一股地編辮子，花去好大一陣子工夫。大姐她們，只用梳子梳梳，利利洒洒地就走了；儘管秀蓮手脚靈活，上工還是慢了一步。

趕到爐邊，人們都在操作了。爐火一亮一閃的光，照亮了老師傅板着的臉，秀蓮心里叫道：“不妙！”果然，老師傅兩眼對她一輪，發話道：“干這活不能拖拖拉拉呵！”秀蓮心頭一陣難過，眼淚要流出來了，可是她強忍着，低頭干活。

這晚上，她拿了面鏡子端詳許久。鏡子里清清亮亮的是個姑娘，好看的臉盤子。她把辮子拂在胸前，誰能說不好看呵！她有點舍不得剪掉，撫弄着它。可是，這些又和迅速的生活有點不合拍。在秀蓮心里，有些東西是比好看還貴重得多……。

第二天，一大早，老師傅和姐妹們上班去了。發現有一個人影在那里，猛一看，倒象個男孩子。爐火一明，照清了那影子的臉，姑娘們不禁啣了一聲，原來是秀蓮把頭髮剪得短短的齊着耳邊，帶着男孩子一樣的英俊氣，早把各項工具準備得妥妥當當的。老師傅也不禁在胡須里暗暗發笑，咕嚕一句：“這丫頭！”然後大聲說：“秀蓮，把鉄鉞拿來，我教你怎樣出渣！”

“是！”秀蓮喜洋洋地答應，一個箭步就窜了過來。

生活的一課

阿 乔

初春的寒夜，四周分外寂靜，冷风从窗洞里钻进来，小虫在唧唧唧鳴。我躺在温暖的被窝里，細細品味着体力劳动以后全身舒适的休息。躺了一会，冰凉脚慢慢热起来了，脚后跟便微微有点发痒。我生了冻疮了，并正在为此担心。

“如果烂起来，自己受了苦，还不能参加劳动，不是更不好嗎？”我这样自己問自己，“是不是要求調到肥料厂去劳动，到厨房去劳动呢？”但是，我馬上否定了自己这个想法，記起下放劳动鍛炼时向首长做的保証：“要在最艰苦的劳动中去鍛炼自己，改造自己！”現在面临的艰苦的鍛炼，现实的考驗，能向困难低头嗎？于是，我做了一个明智的决定：繼續下水田劳动，冻疮，等它烂了再說。当我作出这样决定以后，心里感到无限的舒适与自慰，并自认为这虽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勇敢行为，也应该算是一件不平常的事情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和往常一样，穿上蓑衣，戴了斗笠，荷着鉄耙，耙田去了。只是两个脚后跟，多了两小块白白的东西。

在田里一边劳动，一边閑談。金秀問：“任同志，你脚后跟怎么啦？”

我淡淡一笑，完全是一种无所谓的样子，說：“脚后跟生了两个冻疮，我怕它烂，就涂一点冻疮膏。医药公司也是，光卖治冻

疮的药膏，不卖预防冻疮的药膏。”说着，我抬起脚来，扯掉了敷在脚后跟的纱布棉花，说：“一下水田，棉花湿了，药就失效了，回去还得重涂。这药膏，咳，还不知道起不起作用呢！”

生产小组长转过头来说：“你们省里干部下放劳动，一时不习惯，还是过几天等天晴了，暖和一些再下田罢！”

我笑着说：“向你们学习，慢慢锻炼罢。”

福庆叔忽然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现在真好，省里干部也下田同我们一起劳动了。我们组里那个小姑娘，喏，那个穿红衣服围蓝围裙的，她原来一直叫冷，闹着要请假的，看见你们来了，她也不声不响地跟着下田了。”

“呵！”我愉快地笑起来，大家都哄笑起来。

我一边轻快地踩着稻根，把飞深深地踩到泥里，一边问：“你们不会生冻疮罢！”

“我们？喏——”金秀抬起了右脚，脚背上有个小小的溃疮。我看了一下，说：“这是碰破的罢，有没有到保健站去看？”

“我们那有那么娇！”金秀一摇头，嫣然一笑，又伸出右手，说：“喏——”

我定睛看时，只见她腕关节处有一个裂创，暗红的创口两旁浮着厚厚的结缔组织，便紧锁双眉，问：“有一个月了罢！”

“唔！”金秀顽皮地应着，“今天正好满月。嘻嘻！”

组长笑过一阵，说：“种田的人，碰破、擦破、割破还不是平常事，过了几天也就好了。”他用耙子顺势指了一下，“福庆叔脚上那个伤口倒是比较大的。”

“福庆叔，把脚提起来，给任同志瞧瞧罢！”金秀嘻嘻地说。说完了，看福庆叔根本没有理睬她，就提起铁耙做个“泼

水”的预备动作，一扁嘴，恐吓似的说：“你再不把脚提起来，我就——”

福庆叔摇摇手，求饶似的说：“喂，这有什么好看的，这——”但过了几天，他却自动拿给我看了。

那天晚上是召开全体队员会议，生产小队长作了动员报告：“雨已经下了一个月了，柴很缺，而且很湿，影响做饭，有时甚至耽误了出工。难得今天天气转晴了，明天准备突击砍柴一天，志愿参加突击队的请报名。……”

我认识到这件事儿的重要性，就想带个头。因此，队长刚一讲完，我就说：“算我一个。”同我差不多是同时报名的是福庆叔。接着，很多人也报了名。

副队长坐到我的身边来，说：“任同志，明天突击砍柴，天不亮就要走，边砍边挑，一直坚持到天黑。你下放劳动才几天，恐怕体力还吃不消，积极报名主动争取参加是很好的，如果累病了，反而……”

我起先还争辩几句，后来听他讲的也很有道理，再想想：我们劳动锻炼是长期的，初下来时也实在比不上农民，于是就点点头说道：“那么，我下次再参加罢！”

我们这里正在谈话，那边的吵声却愈来愈大了。一会，福庆叔气冲冲地走过来，对副队长说：“怎么不让我参加呢？我那一点不如人家？”

副队长也劝他说：“福庆叔，你脚上的伤口还没有好，等好了再参加还不是一样？”

“我脚上那里有伤，不已经好了？任同志，你是医生，你看！”他一边向我做个眼色，一边把脚伸到我的面前来。

我用手电一照，吓了一跳，那伤口是从脚底起的，绕过脚外侧，一直延伸到脚背中间。脚外侧的裂口约有三分深，脚背上的伤口也还没有愈合，手电光下，可以看到创口里嫩红色的肉芽。于是，我就不顾他求助的眼光，却是带点责备的语气说：“你的伤口还没有好，怎么能参加突击呢？”

“怎么不行！……”他显然还想说什么的，但是没有说出来，只是用陌生的、隔阂的眼光看了我一下，就转身走了。

他那临走时的一瞥，一直在我心上留下一抹阴影，使我睡在床上，还是很痛，好象是在生谁的气。

第二天，我还是去耙田，福庆叔却没有来。生产组长告诉我：“福庆叔今天早上四点钟就起来了，吃过早饭，拿了斧头、柴刀等在食堂门口。当时，生产队长还劝了他一下，那晓得不劝还好，这一劝，他反而马上站起身，独自先走了。”

我听了心里感到有些惭愧，虽然我所以没有去参加突击，有副队长的决定等等理由，但究竟不如福庆叔去得坚决，于是就搭讪着说：“哦，福庆叔还是去了。他脚上的伤还没有好呢！”

接着，组长一边耙田，一边向我讲起了福庆叔那脚伤的来由。

今年是雷打春，多雨水。正月初五夜半，突然下起瓢泼大雨，福庆叔醒来时，听到流水咆哮声中夹杂有“噹噹”的木头撞击声，便连忙起床，三脚两步来到河边。借着闪电的亮光一看，啊呀，只见一大堆杉木正顺着滚滚的溪水向下游漂流而去！他心里一急，也顾不得回村去招呼别人，就往河中跳去，一不小心，脚就被木材上的竹钉扎了一个大口。当时他还不知道，以后人家看他一步一脚血，提醒了他，他才喊了一声“啊唷”。

“以后呢？”